

欽定梁書

卷三
三十八
六十四

梁書卷三十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異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旣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昇曰竊見錢唐朱昇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昇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

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
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异辭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

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异异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當侍至侍中四官皆
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竝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
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恠嗇未嘗有散
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

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
真詔琛撰新諡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
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
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
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

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

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
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
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
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
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
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
昔實菴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菴降
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
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
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

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
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
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
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
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
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
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
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
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
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

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
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
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
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
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
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
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
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
其慙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

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創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圭盡不存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

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翺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滛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滛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